生活
茶馆

我和丈夫坐在饭馆的餐桌旁,对面坐的是我们的女儿蒂尔和她的未婚夫班尼特。饭馆里熙熙攘攘,不过这将是我们四个人小聚的最后的安静时光。班尼特的父母明天晚上就将来到奥斯汀,参加这对新人下周六有180位朋友到场的婚礼。

班尼特向前探探身,问:“对于婚姻生活,您能给我们俩一些忠告吗?”

他和蒂尔毕恭毕敬地看着我和丈夫。蒂尔是我们的长女,坚强而又有魅力。她和班尼特是四年前认识的,现在两个人都是32岁,也都有上进心,两个人是天生一对,在一起时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喜剧片那样开心,这让他们俩相处时也挺快乐。

但是婚姻忠告?我的脑子卡壳了。

我和丈夫结婚时刚刚大学毕业几个月,在米德兰市的父母家,我们站在一位牧师面前发誓言。我们俩是在高中时一次学生派对上认识的,我喜欢他对于世界的无穷的好奇心和他的异想天开。我们都有些玩世不恭,又都有缥缈的伟大梦想,我们时常闹些小矛盾,前方的路漫长而迷茫。在结婚照里,他看上去忧心忡忡,我看上去神气活现。

准岳母的期望

◆(美国)鲁思·潘尼贝克 孙开元(编译)

举行婚礼前,牧师建议我们俩每年一次坐下来,记录我们喜欢和不喜欢对方什么,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成熟了多少。我和丈夫觉得那是我们听到过的最好玩的事情。

现在,看着女儿和她的准丈夫,我竭力想着有什么简明的智慧可说。说实话,虽然结婚多年,婚姻生活对我来说仍然是苦乐参半。社会的要求、个人的希望,压得我们这座婚姻殿堂吱嘎作响。生活幸福时,我们庆祝、感恩,我们希望孩子们也能拥有那样的爱情。

丈夫琢磨了半天,打破了沉默。“你们比我们对于婚姻有着更长的准备期。”他说。就这样,他和我有了默契,打开了话匣子。我们建议他们俩:尽可能笑口常开,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彼此相待,如此这般,想起一句说一句。

很晚之时,我们回家后,我看到了一堆照片,那是我和丈夫为蒂尔的婚礼展品挑选出来的。这些照片的背景有我们住过的房子和邻居、朋友的房子。照片中的蒂尔从婴儿、学步儿童、娉婷少女到志在改变世界的成熟女子。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男孩的是她的弟弟尼克。

再看看照片中的我和丈夫,年轻时,我们野营,开着一辆甲壳虫汽车,在大学校园里毕业。后来,他那曾经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疏,我经过化疗则是完全没有了曾经如云的秀发。我们贫穷过,卖了结婚银器支付账单,然后重整旗鼓。我们去日本、阿尔巴尼亚旅行,我们看上去比以前更疲惫。

婚礼越近,我们越忙碌。蒂尔和班尼特被他们的亲朋好友包围着,每个人都在憧憬着美好未来。我自然是过节一样的心情,但是也回忆着过去。

我感觉,婚姻有时确实会让人感到疲惫,但不是一成不变。相反,婚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相处方式,你们必须有智慧和耐性,而且要夫妻同心。我是在孩子们出生前明白这一点的,那时候我们工作还要学习,也没耽误喝酒、开派对玩通宵。那时候我和丈夫吵得最厉害,笑得最开心。

后来,我们的两个孩子先后出生,我们每天都在奔波,地板上有扫不完的面包渣,有没完没了的事要说、要想,我们挣扎着但是快乐着。两个人一起养儿育女会怎样?你们一起忙碌、一起争吵,这也帮助你们能更

深入地了解对方。

当然,随着时光飞逝,我们容颜已改。我患了癌症,做了手术,体内植入了异物。父母生病、老去,种种苦难压得你透不过气来,也许那时你终于发现自己长大了,生活就是这样。

现在孩子们都已单独居住,我和丈夫换了一座小房子,看电视的时间比以前更长。回想过去,我有时觉得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去,我们现在终于享受到了平静。这是一段惬意的时光,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。

星期六晚上,200多人欢聚在“棕榈门大厅”,我和丈夫在音乐声中陪着蒂尔缓缓走进走廊,班尼特和我丈夫的哥哥正等候在前方。在场众人安静下来,蒂尔和班尼特承诺,无论何时都会互敬互爱、有难同当。他们看上去容光焕发,脸上洋溢着幸福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,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丈夫。他是那个和我同甘共苦41年的人。在我失去自信时,他仍然对我满怀信心,他和我一样睡觉时鼾声如雷。我想,这就是婚姻吧:你对同一个人,爱也是他,恼也是他,如此年复一年。看着漂亮的女儿和她的乘龙快婿,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正是这些。

母亲的吻

◆ 彭嵩嵩(编译)

美国著名画家本杰明·韦斯特七岁那年,夏日里的一天,他被留在家中独自照顾襁褓中的小侄女。

小宝宝躺在摇篮里,他忙着挥动扇子驱赶苍蝇,扇子的移动让小孩子很开心,于是她笑了。年幼的韦斯特被小宝宝的笑容产生的魅力所吸引,他感觉到本能的热情被激发了;他看到桌上摆着纸、笔还有红墨水、黑墨水,他急切地抓过来,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肖像画的尝试。

刚刚完成了他的处女作,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进屋了。他试图把他的作品藏起来,但是他的惊慌失措引起了母亲的注意,于是她问他刚刚在干什么。他犹豫而羞怯地将那张纸递给她,同时乞求她不要生气。她很快地看了看那幅画,转身对她的女儿笑着说:“天啊,他画的还真像莎莉。”然后她给了他一个宠爱的吻,受到鼓励的他于是许诺为妈妈手上拿着的鲜花画几幅画。

第二年,一位表亲寄给他一盒颜料和铅笔,还有许多画布和几尊雕塑。一大早他就带着各种材料躲进阁楼,好几天他都完全忘记去上学了。他的母亲走进阁楼时发现他正在忙着画画,她正要训斥他;但是她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许多幅作品上,她的愤怒立刻平息了。她非常喜欢那些画,以至于她又给了儿子许多的吻,并且许诺将会向他父亲求情不责备他旷课的事情。

在韦斯特成为知名画家并出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后,他经常说:“母亲的吻使我成为画家!”

■ 一步到位 (阿根廷 安娜菲莉)

是黑是白?

◆ 韦盖利(编译)

读小学时,我跟班里一个同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,现在已经忘了当时争吵的主题,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天学到的道理。

当时我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,他是错的;他也固执地认为他是对的,我是错的。老师知道后,没有说我们哪个对,而是把我

们带到教室前端,让他站在讲台的一边,我站在另一边,在讲台的中间放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物体,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物体是黑的。他问那个男孩那个物体是什么颜色,他说是白的。

我想,明明是黑的,他为什么说是白

在一旁起哄。

“呵呵,你们都在胡扯些什么呀!”鲍勃得意洋洋地笑了,“谁说她是我的小情人?她是我的妻子,是我合法的妻子,我们上周举办了婚礼。”说着,鲍勃从皮包里拿出一张他和这位女孩的结婚照给大家看。

周围的人一片愕然,大家都不敢相信鲍勃说的是实话。

“鲍勃,你肯定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,不然这么年轻漂亮、性感的小姐绝对不会和你正儿八经地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”

“没错,”鲍勃说道,“我向她隐瞒了我的实际年龄。”

“哈,我就知道你这个老家伙不会对她说实话!也许你对她说你只有50岁吧?”有人大声地问道。

“错,”鲍勃打断了他,“我告诉她我已经90岁了。”

的?又一场激烈的争吵要开始了,这一场关于那个物体的颜色。

在我们吵起来之前,老师要我们两个换位站,接着问我们那个物体是什么颜色。这下,我不得不说是白的了。

那个物体的两面是不同颜色的,他看到白色的一面时,我看到的是黑色的一面,反之亦然。有时,为了真正理解某人的观点,我们得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。

母亲的紫罗兰

◆(美国)巴尔加斯·库珀

王庄林(编译)

我携7岁的儿子从迈阿密迁到伯德岛的第二年五月,当地小学的一名女教师与我相爱结婚了,她从此成了一位年轻的母亲。一个星期天正值母亲节,这位年轻的母亲思亲之情油然而生,不能与远隔千里之外的父母相聚,一片伤感;愁云笼罩着她那颗晶莹的心。

春意正浓,院子里的花草幽吐芳香,五彩缤纷的花朵,争妍斗艳,满园春色。这天一大早,年轻的母亲给她年迈的母亲打了个长途,祝愿妈妈万事如意,佳节快乐。电话中不时传来年老母亲的脉脉温情,悠悠细语;年轻的母亲仿佛觉得,老妈妈住所庭园中的紫罗兰芳香伴着母亲的温馨,正迎面扑来,这气息使年轻的母亲陶醉,向往。她多么想有一束紫罗兰啊!

我看出了她的心思。亲自驾车携子带妻向连绵的山野疾驶而去。汽车在伯德岛北部的乡间大道上奔驰着。蔚蓝的天空,古

树的嫩枝,葱绿的草地,在晨曦的照耀下,编织成一个金黄色纱幔笼罩着的绿色世界。

在远处的小山上,影影绰绰地现出一幢红房子。我对妻子说,几年前这里是一家农场,现在改成了一所养老院。在农场的山坡上长满了紫罗兰。于是,作为年轻母亲的她和儿子下了车,争相向小山奔去。啊!多么红艳的紫罗兰!一簇簇紫罗兰低垂着喇叭状的花朵羞答答地不敢见人。年轻的母亲把脸掩入紫罗兰的花丛之中,尽情吸吮着沁人心脾的香气,品味着一个母亲的幸福。

我与妻子如数家珍地采摘着紫罗兰,一朵,两朵,三朵……她的胸前簇拥着一束束紫罗兰;这时小儿子奔上去亲吻着母亲;年轻母亲手握紫罗兰花束,把它贴近缕红的脸颊,甜蜜地微笑着,明澈的双眸充

满了爱的清泉。蓦地,她像发现了什么秘密,急匆匆地向山顶的红房子奔去。我远远望去,年轻母亲手上的紫罗兰花像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火。

在养老院的走廊上,老人们沐浴着和煦的春光,享受大自然的美。年轻的母亲发现在走廊的尽头,有一位两鬓霜雪的年老母亲坐在轮椅上,背向大家,低垂着头,显得那么孤独,感伤……

正当她百无聊赖时,一束紫罗兰伸到了年老母亲的眼前。年老的母亲慢慢抬起头,脸上绽出一片笑容。年轻的母亲和年老的母亲交谈着,不时发出舒心悦耳的咯咯笑声。

分别了,轮椅上的年老母亲紧紧抓着紫罗兰花束,不停地挥舞着,向年轻母亲示

意再见,这时我看不清年老母亲的面颊,只觉得好像有一团火在她面前跳跃。

“妈妈,她是谁?为什么送紫罗兰给她?”小儿子迷惑不解地问。

“你真是!我远道来采紫罗兰全是为了你啊!”我也嘟哝说。

“我不认识那个孤独的老母亲。今天是母亲节。我有妈妈健在,尽管在千里之外。我现在有丈夫的体贴,也有儿子的亲吻。而她——那位年老的母亲更需要紫罗兰的温馨,更需人类儿女们的爱。”打这开始,年轻母亲的庭院中总是种满了紫红的紫罗兰。

紫罗兰象征着永恒的爱,也寓意高雅诚实;这位年轻的母亲很有爱心,也很温馨。每逢母亲节,她都会手持一束紫罗兰在丈夫和儿子的相随之下,向山顶的红房子走去。在绿色山坡的顶上,母亲们胸前一团团炽热的火在燃烧着,同时温暖着一颗颗即将冷却的心。